麥家 寫作的苦難與救贖

■麥家在香港書展。 攝影：胡茜

「諜戰小說之父」是讀者對麥家的標識，他過往的作品都是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側寫人物，但到了《人生海海》，更多的是一種對過往的自己、對故鄉的再回首。麥家說：「我想寫出一種與自己苦難的命運相處的精神。」

文：胡茜

新作《人生海海》出世幾個月了，麥家對它的恐懼已經消失。

都說作家創作的過程就像孕育一個私生子，而麥家寫書則更像一頭大象的妊娠周期，相當之長。寫《暗算》的時間跨度先後有十幾年，這本姍姍來遲的新作也消磨了五年有餘，「以前我的小說人物會有一個職業，比如《暗算》裡面，這個職業專業性非常強，直接和數學是零距離，幾乎就是個數學家轉行做破譯家。要把這個人物寫好，不能說要把這個專業做細緻的研究，但肯定要非常了解。」鋪陳在前，抒寫在後，相當費神和縝密，「這個過程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一方面很享受，要讀大量的書，採訪大量的人。但怎麼把這個專業小說化，是很大的挑戰。怎麼把這個身為傳說的人落地，從一個剪影變成活生生的人，必須靠自己摸索。」麥家說。

■香港書展中，麥家為粉絲簽名。 中新社

「諜戰小說之父」是讀者對麥家的標識，「在我之前中國沒有人寫破譯小說，所以沒有資料可以參考。」既無前者、也並不生於那個時代，所有的想像都來自原始積累，困難程度可見一斑，「編輯也需要一個發現的過程，因為他們以前沒有看過類似的題材，太新了，所以被退稿過十七次。」他說，「這也很正常。」

《解密》、《暗算》與《風聲》等長篇小說都是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側寫人物，麥家覺得自己是在與歷史進行一個悠長的對話：「《風聲》完全是在反問歷史，我覺得要用懷疑的眼光去看歷史，因為這種懷疑的精神更接近真實。」

但到了眼下這一本，更多的是一種對過往的自己、對故鄉的再回首。

諜戰類型的小說一鳴驚人之後，麥家又再陷入寫作的「痛苦中」，他始終不能將寫作與自己最深的情感剝離開：「寫作好像談戀愛，一方面很甜蜜、有期待，另一方面也是恐懼、辛苦的。」漫長的「戀愛」談了數年後，作品面世，麥家還是恐懼：「因為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能不能接受這個人物？」

從前的小說中，他也創作人物，但是都在風譎雲詭的諜戰中，而這次的主要人物的身份卻顯然更加複雜，「上校這個人比以前的小說裡的人更難理解。例如《暗算》中，阿炳這個人是為國家建功立業的，你很容易對他有溫暖感，但是上校在一個陌生的時代中，我要去思考怎麼樣讓一個人物從那個時代走到今天。」

走進自己塑造的人物中

《人生海海》沒有序。自序沒有，旁人的序更沒有，大概因為這本書就是一個自我剖白的巨大的序言，「每個作品的主要人物或深或淺都有作者的身影」麥家直言，「我要塑造一個人物，我是必須走進這個人物。」

對麥家而言，《解密》中的人物容金珍，精神狀態像極了50歲前的自己，內心比較局促、幽暗。但是，反觀情感層面，《人生海海》中的「我」就更接近自己的情感狀態和這本小說裡「和解」的表達，是一種孩子對故鄉的張望和闡釋。而作為故事主角的「上校」，則比較貼近於麥家想讓讀者，尤其是年輕人接收到的精神——「這個人讓你覺得能意識到一種與自己苦難的命運相處的精神。」

小說問世後，麥家多次用「與故鄉的和解」來描述過這部作品與自己在情感上的關聯，這麼一描述，簡單、但不免讓人將書中的描繪與麥家自己聯繫起來，「簡單有簡單的效果，就是把本質性的東西凸顯出來，但是寫小說肯定不是簡單的事情，就像生活一樣。」

寫小說對於麥家來說究竟是苦還是樂，他已經說不大清楚。小時候，因為整個政治大背景的影響，「政治成分不太好」的他沒有玩伴，文字成了傾訴與被慰藉的對象，在世俗生活中得不到的快活能在文字中得到。但是，由於起源便是苦痛，這個過程仍舊不是愉悅的。他說：「我個人來說，由於時代和家庭的原因，曾經和養育我的鄉村，甚至我的父親在很早的時候產生了衝突，結下了怨恨。我要和他們和解，這是很具體的事情。但是絕對不可能單純為了撫平自己的傷痛去寫一部小說。」

儘管「和解」只是這部作品的一部分，但書中「上校」這個人物所展現出來的韌性和大徹大悟確實是麥家從回望故鄉中得到的成果。

「這本書並不是在對歷史發聲，上校這個角色的經歷非常複雜，從他少時離開故鄉去參加革命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革命者。」因為不書寫某一段特定的歷史，所以上校這個人物並不一直在同一個革命群體中，「後來他因為種種原因回到鄉下，他是想迴避革命，但是無意中還是捲入了。很多人可能在時代的潮流中，一點浪潮就會打趴下，但是這個人物就一直笑傲江湖。」

麥家沉吟一陣，說：「每個人都應該跟自己的過往，無論是仇恨還是別的什麼，和解。」

麥家有個微博，時開時關，書出了以後，他忐忑着去看讀者的反響，很意外。「在三個月當中，我和很多年輕讀者有過探討。」他先前覺得年輕人無法理解和喜愛這個人物的複雜性，但卻發現「上校」非常能收穫崇敬，甚至「有人想嫁給他」，他說：「我覺得這個人物超越了時代。我把一個普通人的精神狀態寫出來了。」麥家非常高興。

自此，「恐懼已經消失了」。

從上一本作品到《人生海海》，麥家已經睽違文壇長達八年，於是這本書一問世，他便經常面臨一個問題：開始籌備下一部作品了嗎？生怕這位小說巨匠又再次於這當打之年隱匿。麥家放鬆地一笑，他說：「讓我開心一陣子吧！我現在還沉浸在喜悅中，還不想去構思別的作品，因為那是苦難開始的過程。」

書評

《民國清流》對民國大師進行一次史詩般的盤點

文：韓浩月

《民國清流》（七卷本）
作者：汪兆騫
出版社：現代出版社

著名編輯家、作家汪兆騫先生的《民國清流》圖書已出版七卷，三個月前，這七卷本得以集結出版了精裝本，這是近年來民國題材寫作的一份沉甸甸的收穫，尤其是汪先生以編年體的紀實手法進行寫作，讓讀者在閱讀時更具現場感，同時對民國文化以及當年的文學大師們，亦會產生更為親切與親近的了解。

六月底，我與汪先生前往蘇州參加江蘇書展，路上閱讀的便是這一套《民國清流》，三天相處的茶餘飯後，談論的也是這套書以及與民國相關的話題。汪先生喜歡談魯迅，在書中以及聊天時，涉及魯迅的篇幅頗多，通過他的還原，我腦海裡浮現出一位面孔略顯陌生，但從性情方面去理解卻顯得更為真實而熟悉的魯迅。

我曾寫過一篇名為《想與魯迅喝一杯酒》的文章，試圖尋找魯迅內心柔軟甚至脆弱的一面，在這一點上，與《民國清流》中對魯迅的刻畫是不約而同的，在汪兆騫先生看來，魯迅不必是那位整天板着臉教訓人的、被符號化的偶像，他的權威有相當多一部分是通過文章之外的因素建立起來的，還魯迅以真實，就是還民國時代文人群體以真實。

通過閱讀《民國清流》，發現民國知識分子的身上，體現更多的氣質是優雅、坦誠、淡定，還有詩意。原來民國的知識分子的最大底色，竟然不是痛苦，以前一直認為，是痛苦與憤怒「餵養」了民國文人的無畏爭鬥精神與家國情懷，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想當然。在那樣一個民族與國家處在重要轉折點的時刻，民國文人一方面繼承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接受着西方思潮的衝擊，他們內心洋溢追求自由所帶來的澎湃情緒，雖然也會為同仁的被捕或遇難而悲傷，但在急速行進的時代巨輪下，他們沒有太多時間痛苦，而是要把生命的光芒完全綻放出來。

痛苦是誕生經典文學的必然條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卡夫卡、加繆……數不勝數的作家都是以痛苦為底色寫出了傳世的佳作，而在民國文人那裡，胡適的寬容與沉穩，沈從文的唯美與精緻，郁達夫的陰鬱與傷感，張愛玲的市井意識與張恨水的傳奇筆法，似乎都與痛苦沒有太多的聯繫。一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劉心武、盧新華、馮驥才等人的「傷痕文學」，王蒙、高曉聲、張賢亮、路遙等人的「反思文學」，才呈現出清晰的「痛苦」基調。

哪怕到後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黃金時代」，在對中文之美的把握上，也無法與民國時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相比。胡適所發起的五四白話文寫作，不但給中國思想文化帶來了極大的變革，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用「一開始就風華正茂」來形容。汪兆騫先生在書中這樣寫道，「他們骨子裡透着的優雅，他們的真性情、真人格支持的膽與識，滋養着我們的靈魂」，可謂一語中的。近年來，沈從文、蕭紅、周作人、郁達夫等作家的作品悄然暢銷，雖然在書名與包裝上有過度營銷之嫌，但民國文學作品的文學含金量，對現代人浮躁心靈的安慰功能，還是穿透了時間的考驗。

民國文人的作品與生活，這些年之所以得到廣泛的關注，是因為人們隱約感覺到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斷層與消失，不僅當下難尋「大儒」，甚至連具備完整思想體系、獨立品格、學識淵博的知識明星也極少了。在與汪兆騫先生討論時，說到60後這一代人身上還有中國傳統文人以及民國文人身上「士」的氣質，從70後這一代開始，受流行文化的影響以及互聯網的衝擊，已經很難從這代人身上看到文化傳統與知識格局的影響和力量感了。80後、90後的「故鄉」在互聯網

上，他們的文學是「互聯網文學」，再往後的青少年，又面臨着大數據與信息流的全面覆蓋，未來的文學會變得數字化、虛擬化，思想與觀點失去了最佳承載體，流失的速度自然會更加地快。

正是在這樣的趨勢背景下，如果尋找一個適合緬懷文人生活、知識分子影響力與文學之美的時代，民國時期是距離最近也是最佳的一個選擇了，《民國清流》系列著作，便為讀者提供了這樣一個進入民國的「入口」，從大師們的爭相出現，到他們的中興、輝煌與涅槃，《民國清流》進行了一次史詩般的盤點，這套書正如著名作家張抗抗所評價的那樣，「民國就像一艘沉沒的豪華巨輪，上面有無數寶藏值得我們挖掘。汪先生的這套民國系列就在為我們打撈這些寶藏。」

書介

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

作者：劉宸君
出版：春山出版

2017年春天，劉宸君與旅伴從印度出發，一路前往尼泊爾登山旅行，然而卻在途中遇上當季罕見大雪，被迫受困在山區的岩洞中。當搜救隊在受困第四十七天找到兩人時，劉宸君已在三天前過世。劉宸君貼身攜帶的旅行筆記，以及給親友的書信，由旅伴帶了回來。在這文字記錄中，劉宸君用盡末梢的氣力，對過去所有疑惑進行最深沉的自省。他以自身為圓心、張開地圖，透過旅行與書寫丈量生命與死亡的距離；並以身體感受山，試圖逼近（或遠離）人與自然之間的界線。他的探索源自於生命核心的純粹，因此，在這些大部分只是為自己而寫的文字中，處處洋溢着深邃與原創性。這些劉宸君所留下完成度、形式與敘事聲音不一的文字散稿，在家人同意之下，由親近的友人與出版社合作選編，其中包括遊記、詩、書信與日記雜文等文類，匯聚成這本《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

闇之伴走者：漫畫編輯的推理事件簿

作者：長崎尚志
譯者：陳嫻若
出版：天培

活躍了半世紀的漫畫名家阿島文哉逝世後，遺孀與出版社想幫他出版全集，整理文稿時發現一篇未發表的原稿。畫風極似阿島文哉，但故事情節卻叫人反胃。主角是自稱漫畫家的男人，跟蹤並擄掠、殺害美麗的年輕女子，驚悚而寫實，且竟然牽扯到三十五年前女性連續失蹤案。負責調查的前警察水野優希對漫畫一竅不通，因緣際會下，求助長相、個性都極古怪的前漫畫編輯醍醐真司。醍醐的漫畫專業讓水野大開眼界，原來漫畫編輯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樣簡單！可是她沒想到的是，自己也一步步成為「獵物」，危機四伏。漫畫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正義與信義，究竟能否讓兩人完成任務，安全脫身呢？

夢的化石：今敏全短篇

作者：今敏
譯者：馬世儀
出版：大塊文化

《千年女優》、《東京教父》、《盜夢偵探》傳奇動畫導演今敏唯一短篇漫畫全集。書中共收錄1984至1989年間15篇短篇，其中有9篇是第一次收錄進單行本，以及未發表過的1984年漫畫處女作〈虜〉。全書內容超豪華，共424頁，包括兩篇原稿佚失的作品也都翻印收錄。15篇作品，內容主題各式各樣，有戰國時代的古裝故事、遇見幽靈的恐怖物語、溫暖但把玩「時間」概念的聖誕老人童話，還有今敏擅長的科幻、懸疑故事等。書末還特別收錄和今敏合作多次的御用配樂大師平澤進的訪談。

《延禧攻略》美學解構

作者：蔡蕊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電視劇《延禧攻略》紅遍海峽兩岸暨香港，引人矚目的不止劇情，還有令人驚嘆的色調，以及一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美學元素。本書以《延禧攻略》為引，一探中式美學的奧妙。書中收錄幕後功臣于正、欒賀鑫、宋曉濤等人的專訪；也專門前往蘇州，採訪非遺傳人如何承襲創新，以及劇中八位主演者的回應，為此劇美學留下最完整的記錄，讓我們看到中華文化如何透過一器一物傳承綿延。

吉卜力的哲學：改變的事物與不變的事物

作者：鈴木敏夫
譯者：鍾嘉惠
出版：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可說是宮崎駿動畫幕後推手的鈴木敏夫，多年來一直坐守製作現場，因而最能貼近吉卜力製作現場的真實。藉由其文字可以完全傳達出製作現場的熱度、想法、煩惱等。書中自吉卜力草創時期以來的想法談起，包含宮崎駿動畫創作的基本理念、作品的企劃發想、宣傳策略及對於進軍海外的看法等。並揭露電影製作當時的內部文件，以及根據吉卜力電影所寫的短文集結。